

上海女作家



散文精选丛书

王安忆 | 主编

生命是井

重温忧伤

女人与危机

再普通也浪漫

人的浪漫

陆星儿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413155

作家

I267

L861

人的浪漫

陆星儿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741315

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人的浪漫/陆星儿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8

(上海女作家散文精选/王安忆主编)

ISBN 7-222-03769-1

I. 女... II. 陆...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8487 号

责任编辑: 沈正德

封面设计: 一步策划设计工作室

版式设计: 张力山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女人的浪漫		
作 者	陆星儿 著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社 址	650034		
邮 编	ynrm. peoplespace. net		
网 址	rmszbs@public. km. yn. cn		
E-mail	dianbanbk@sh163. net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40 千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制 版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市中印刷装订厂		
书 号	ISBN 7-222-03769-1		
定 价	15.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上海滇版图书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电 话: (021) 64666373 64454620

地母的精神

王安忆

张爱玲在《谈女人》中，提到“地母”。她几乎霎时间收敛起惯常的刻薄劲，宽仁地将“信仰”两个字赐给了“地母娘娘”。这是在奥尼尔的戏剧《大神布朗》里的地母，将垂死者拥进她肥沃的胸膛，以巨大的爱笼罩住丰产与衰亡、欢乐与痛苦，这一切存在的轮回循环。继而，她又再一次宽仁地将“地母”的精神赐给女人：“女人纵有千般不足，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

希腊的神祇大多是住在地上，地母受到降雨的天神尤拉纳斯拥抱受孕，于是生儿育女。子嗣中最著名的一位是普罗米修斯，盗火种给人类，还传授许多技艺，因此冒犯了主神宙斯，受到惩罚。这新一代的神祇中亦有一个与地母同样职能的女神，得墨忒耳，她的名字是谷物之神，也是母亲大地的意思。她的女儿帕耳塞福涅被冥王劫走，她四处寻找，终于找见。她求情于冥府，准许帕耳塞福涅每年在地上生活九个月。这就是土地每年春、夏、秋三季活跃生产，冬季三个月陷于沉寂的原因。这些在希腊神祇族群中占高级位置的女神，都具有着生育、丰产与呵护的强大能量，她们使得世界肥沃富饶，人丁兴旺，欣欣向荣。



曾在二〇〇〇年的《外国文艺》第一期上，看到日本女作家村喜代子的小说《蟹女》。写一名女病人与精神科医生的谈话，每次谈话，都安排在医生午饭的时候。医生吃着牛肉便当，总是充足的肉和饭，多而稠的汤汁，丰腴饱满的印象。而女病人描述她的所思所想，也都是量极大，并且兴旺繁殖的物质状态。她的讲述很有逻辑，循序渐进，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实到虚构。我喜欢就喜欢她的遵守规则，运用通行的常理，将事情从可能性的此岸，逐渐渡到不可能的彼岸，她渡得自然而且有效。先是小时候的偶人游戏，用纸剪成衣衫裙裤，贪婪不知足的小孩子的胃口，越剪越多。当然，这就有个现实的背景，是在大战之后，物质极度匮乏的日子里，量大，便十分吸引人了。“方舟”游戏，也是由少增多，想像身处大洪水的史前，登上了方舟，越来越多的人和动物挤进方舟。再是新年里的登山仪式，天不亮上山，日出以后，天光大明，上山的人络绎不绝，漫山遍野。接着是人口家族的不断增长庞大，最后，终于不可思议的景象来临了——她变得生育力旺盛，一抬腿一个，一抬腿一个，先是生下婴儿，然后是牛、马、羊等牲畜。她再也无法抑止生育的欲望和能力，由她生下的人与牲畜也在热情地繁殖，这一个幻象有着地母的壮阔美丽。小说中对量的热衷，由量带来的狂喜，由于起初的匮乏时代作前提，所以并不给人以无节度的惊恐，而是心满意足。这一种生产与

容纳的能量，很叫人感动呢！

明代张岱《西湖梦寻》里的“三生石”，其实也含有着些孕育的美感，不过是以简代繁，浓缩的量。三生石故事出自苏轼的《圆泽传》，说的是唐朝小官李澄的儿子李源，自从天宝年间安禄山叛乱中父亲丧生，一改原本纨绔习气，“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余年”，与寺中和尚圆泽结为知交。有一日，两人决定一同出游四川，李源意见是从荆州走水路，圆泽却要走长安旱路。李源不同意，因他已和世事斩断往来，怎么可以再去京城呢？圆泽坚持他不过，沉默了一会儿，说道：“行止固不由人。”便随他一起去荆州了。船到一个地方，看见岸边有一个女人，挺着大肚子提水，圆泽叹息说：我不愿意从这里过，其实就是为了她。原来，他应当是这女人的儿子，怀胎已经三年，因他不到，就生不下来，今天既然到了，便逃不脱了。两人于是依依分手，圆泽嘱他三日之后来见一面，然后第十三年的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再见一面。当时读它，只觉得精灵古怪，像那类老保姆爱说的阴阳转世村话。到了近日，上海博物馆七十二件唐宋晋元国宝展，其中南宋梁楷《八高僧故事图》，就有《李源、圆泽系舟·女子行汲》一帧。图中那女子，虎背熊腰，脸部天方地圆，极像一个剽悍的男人，可却有着一派气定神闲，几乎称得上娴静。此时，方领悟这转生途上，女人的沉着尊严，无尽的耐心。找一个汲水女人来承担着重巨的孕育任务，大约是因为，惟有乡野间，听命的粗作女人才经得起的。所以，地母的相貌，往往给人以壮硕、粗野、虔诚的想像。那样重量级的，才有容度。



冯梦龙编纂的《挂枝儿》里，有一支“惧内”，以丈夫的口吻说他家悍妇：“天不怕，地不怕，（连）爹妈也不怕；怕只怕狠巴巴（我）那个房下。我房下其实（有些）难说话，他是吃醋的真太岁，淘气的活罗刹。（就是半句的）话不投机也，（老大的）耳光儿（就）乱乱（的）打。”满纸都是诉苦，苦中却有着些甜美的卖弄。“吃醋的真太岁，淘气的活罗刹”，是骂，也是喜爱。“老大的耳光就乱乱的打”，可是痛快，响亮，敢爱敢恨。台北散文家舒国治先生，有一次谈到什么是理想的都市，他认为首先必需四季分明，冬天极寒，夏天需要热死几个人。他想像当年的长安，定是这样感情强烈的都城，那里的女人，打起孩子，噼里啪啦，爱能爱到把男人活活掐死。要的是大起大落，大开大阖，幅度大，和感伤主义完全不沾边的。村妇的娇憨，实是相当性感撩人。当然也不是不缠绵，像《诗经》“国风”的“氓”一首，写乡里的弃妇，诉怨无情无义的丈夫，不由要将事情从头道来。想那人当初如何殷殷切切，定了婚后，自己的心便属了他，看见他就欢喜，看不见他便“泣涕涟涟”。结成连理的快乐甜蜜则是伴了懊悔的告诫，深感沉溺爱情不能自拔如何难堪，懊恼着，不免就有些絮叨，诉这些年的辛苦，对夫家的忠诚与劳作，可所得非所报，换来的竟是丈夫的负心。复又怀念青春娇好，两情相悦，一波三折中，忽戛然而止，陡地下了决心：“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意思是：既

然翻脸无情，毫不念旧，那就一刀两断，拉倒算数！就此一改哀怨的局面。在四字一句到底的格律里，哀婉是古朴的，决心也是古朴的，看起来有些简单，可是后来几百年几千年演绎来演绎去，这故事的大纲要领似也没有大变，最上乘的结局依然是它：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美国现代舞之母邓肯写她的自传，前半生的惨淡经营，倒不是最难的，再是一无所有，还有青春可骄人，而她当然又多人几样，天资、上进的性格、好运气、生又逢时，于是，便得收益。辉煌的成功令人目眩，名声、美丽、光荣、爱情，什么都是她的，几乎是独占，但也不会有嫉妒，因她已是天人，非常人可比。人在此境，本是看不清天地的久远恒长，直到新爱上的情人却与她的学生暗中爱恋，方才发觉，弹指灰飞间，已站在了人生事业的后半段。她的做法也是那八个字：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她一走了之，去了苏联教授现代舞。这一举要比《诗经》中的中国女人难得多，不止是情爱，而是一整个人生。她是在巅峰上，忽就俯身望见谷底，原先大抱大抱的收获要一件一件让出去。人世中最难亦最好的品质，其实不在争取，而在争取之后再让。这让不是博爱主义者施舍与自美的德行，而是充分的大度和明理，还有真正的乐观。就像地母能生育，亦能容得下死亡，懂得“夏天，秋天，死亡，又是和平”！像得墨忒耳，找回女儿，亦不过只要求一年九个月，那三个月留给了冥府地曹。

我还很喜欢一些民间小戏里的女英雄，比如，前些年看的扬剧《王昭君》。那里面的王昭君，生一张丰腴



的圆脸，大眼睛水汪汪，说一口扬州话，乡俚的美艳。此处的王昭君，并不为远走塞外哀伤，也不怎么发愁民族共生的大计，她最为苦恼的是可汗的内弟不高兴姐夫续弦。而内弟的妻子又正是可汗的妹妹，也就站到丈夫一边去了，共同给新嫂嫂脸色看。看到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竟然有三亲六戚，真是高兴得很。后来，王昭君亲自来可到可汗亡妻的墓前，主持了墓碑的揭牌仪式，才安抚下弟妹，被接纳为家人。民间说史就是这般好看，家长里短的，要说少见识，可想想也不出这个理。王昭君不嫁人，倒是清静美人，最终不就还是个白头宫女。出了嫁，自然就有姑舅，那就要处理和解决，缠进家务事中。用不着雄心大略，可却是世故人情，有着做人的志趣和温暖的。大美人盘旋在俚俗琐事中间，真有点“地母”的形容呢！小善变成了大善，大善化整为零，撒播人世间。没有丝毫嫌弃，都是她的所生所养。

张爱玲在《谈女人》一篇中，说到《大神布朗》，“奥尼尔以印象派笔法勾出的‘地母’是一个妓女”，这妓女会不会也是《海上花》，长三堂子里的“姑娘”一类的？看侯孝贤拍摄的《海上花》，睡过去，醒过来，终是不了解如此精雕细刻，要做成一件什么东西。问艺术顾问阿城，他的回答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在香港张爱玲研讨会上，听编剧朱天文谈《海上花》拍摄，记住的是还兼美工的阿城一句话“没有用的东西要多”，还记住侯孝贤令女演员练吹纸捻子，要练

到烂熟。统是这类细节，而我迷茫不得知的，似乎早已显而易见，无须再提了。一直到去年在高雄，偶遇诗人蒋勋，在和式小馆吃铁板烧宵夜，再一次鼓起勇气问道，方才得到正面的回答。蒋勋说：你要知道，在旧时代里，中国有钱男人有妻有妾，不缺女人，那么，他们到妓院里去找什么呢？电影一开头，人家在玩，王老爷却一人向隅，在愠气，在家，讲的是举案齐眉，谁敢给他们气生？他们到长三堂子里来，找的就是平等相处的居家过日子。换句话说，旧时代的男人的家庭生活，其实是相当概念性的，而在这里，却是活生生的生活。阿城要的“没有用的东西”，刘嘉玲们学吹纸捻子，还有侯孝贤追求的，油灯灯光从缎面上滑下来的室内效果，力图营造一个日常家居环境，而这华丽的颓靡的格调，其实暗示出虚拟的本质。这样说来，这些女人们，就真有些创世纪的“地母”的意思了，她们凭空筑起一个男女平权的巢穴，既要有真实家庭的外部细节，比如媒妁之合，食宿起居，眷属邻里，还要有假想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男女关系。

读这五位女作家的散文，不禁就会想起这些“地母”的人间俗世变相。她们麻缠在俗事俗务中间，却透出勃勃然的生气。她们的精力一律格外充沛，而且很奋勇，一点不惧怕人生，一股脑地投进去。经过偌长岁月，都有了阅历，吃过各样苦，但没有受过侮辱，所以，精神就很挺拔，还很天真。她们每人都有一张亲友眷属的网，就像蜘蛛一样，耐心勤劳地爬织，缝缀。这网是她们的负荷，也是她们最强劲的攀着物，否则，这



世界便空虚了，而现在不，她们很充实。充实得都有些少闲情，感时伤怀也是实打实的，不掺水。于是，就掂出了分量，不是深刻的那种，而是质地紧密。

散文其实难有职业的散文家，要是散文家，同时最好也是个实践家，然后衍生出材料与感想，落笔成文章。这些人我就钦佩她们这一点，勇于实践，又都具有旺盛的感情滋生力，再有庞大的容量。这些散文，散开来看看没什么，集在一起可真有些聚沙成塔的意思，很惊人呢！要照农人的说法，就是这地劲足得很。她们生长的年代也很对她们脾性。怎么说呢？就是事多，跌宕起伏，使她们比别人得享多几倍的生活，反过来又养育了她们的吸纳力。她们经验与情感的能量很大呢，难免会有点杂芜，可是不怕，她们兜得住，经得起，扛得动，岁月淘洗，自然会洗出真金。她们又使我想起简·奥斯汀小说里的女人，那些女人们永远为一个问题焦虑，就是如何嫁出去。她们因为没有陪嫁与机会，耽在闺中，翘首以待，惊恐地看着人生一日一日枯竭下去。她们可真是不同，她们都有着丰肥的人生，苦辛甜酸，均成养料，植种出“地母的根芽”。

为“上海女作家散文精选”序。

二〇〇〇年一月十五日上海

目 录

001

生命是井

- 喜欢芦花 3
- 再踏废墟 6
- 父亲的照片 10
- 二十年的聚会 13
- 为了不能忘却的忘却 21
- 留给未来的回忆 25
- 不懂子女 28
- 快活的辛苦 31
- 新年礼物 35
- 庆祝生活 38
- 天天是节 40
- 我爱我家 43
- 小鸟，你好！ 46
- 病房里的年夜饭 50
- 屋檐下的鸡蛋 54
- 上帝的奖赏 57
- 生命的预言 60
- 爱与互爱 64
- 建筑塑人 67
- 三十年前的信 69
- 半生半世 73

生命是井 77

081 重温忧伤

女人的一小时与一生 83

娜娜的报复 86

童话与灾难的本质 89

婚姻这条船 91

“非常父母”和“非常子女” 94

女人不天生 98

我还是看不清自己 100

重温忧伤 105

107 女人与危机

女人的“一样”和“不一样” 109

谈谈“女人味” 112

生活没有失败 115

女人和药 118

好女人一定有好朋友 122

悲哀的学问 125

女人们在一起 128

最美的是你自己 132

好女人越活越年轻 135

不失尊严，不失自己 138

哦，周围的脸 141

生活不相信眼泪 146

女人与危机 150

157

再普通也浪漫

- 感觉安忆 159
藏在相册里的命运 167
送行 173
陶斯亮找不着“高干子女”的感觉 177
她是《格萨尔》神话中的“魔女” 185
烟纸店老板娘 194
我们同是母亲 198
一个女孩和一个世界 203
天道酬勤 215
激情十天 219
再普通也浪漫 223

生活是一把刻刀（后记） 225

生命是井



喜欢芦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爱，对人、对物、对景，没有例外。而“偏爱”的产生和形成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可以说，人的“偏爱”，包含着人的全部：性格、审美、心境，以及整个世界观。

在所有的花花草草中，我惟独对野生的芦苇和芦花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我喜欢在我房间的花瓶里永远插有一大束蓬蓬松松的芦花，虽然，它们没有香味，没有色彩，也没有盛开时的耀眼，但是，它们一旦干枯，没有了生命，却永不凋谢的，一年两年，十年八年，把芦花插在花瓶里，它们总是完好如初，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并以它们“永不凋谢的干枯”来提示一种生命的原始的状态——苍茫、荒凉。

曾经听说，上海附近的崇明岛、长兴岛，在没有开垦之前便覆盖着一大片一大片萧瑟的芦苇。想像这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不时地被海风侵袭，掀起层层狂涛，发出阵阵呼啸，那情景，何等壮观，何等苍凉。我喜欢壮观的景象，更喜欢苍凉给人的启示。即使作为装饰，把芦花插在花瓶里也显然要比那些绽放一时的鲜花有意味得多。

所以，在秋天的一个星期日，被朋友约去长兴岛一日游，我首先想到，能不能采到芦花？我问朋友。朋友风趣地回答：“你要多少？一车厢、两车皮？”朋友知道